

家務勞動

教育的事

畢業生在校外拍照，竟然跑去報警，學校終於發聲明道歉。可是，他們是向所有受影響的持份者道歉，是否包括學生只能心領神會。但這個社會教人「得些好意需回手」、「不要逼人太甚」，加上學生始終在權力的底端，而事件還是需要落幕的情況下，也就只好畫上句號。只是，學校的行為，跟平常教育學生做錯事時的應對，那一份落差，希望校長和老師還會感到臉紅羞愧。

對比起教育界近來發生的事，此事很「芝麻綠豆」了。大家最關注的是有教師在學校穿紅衣跳樓，在香港不同時期入職就有不同的待遇。每種待遇都有利有弊，但綜合起來幾乎都突顯出每個待遇的弊端。像這次不幸身亡的林老師，她是屬於長約的舊教師，長約當然比合約制好，所謂的「鐵飯碗」，不用常常擔心能否續約。但由於校長沒能無緣無故解僱這些長約教師，就轉而用非常手段逼迫，這是現今長約教師的難處。

此事反映出社會的冷漠，是社會大讓人知道誰會監察到自己。東華主席對事件感到驚訝的是，他平時接觸的校長不是這樣的人，這是理所當然的，誰敢叫東華主席生病上班？廣東話「見高就拜，見低就踩」，活靈活現的一班中層「山寨王」，他們這樣出色的演出，誰能監察到？所以，林老師、其他老師一早有投訴，但都不得要領。即使不想有偏見，但偏見早成，直到用人命換來遲到的清醒。

《天龍八部》之中，丐幫幫主喬峰，喜歡跟一二袋弟子踏在街邊飲酒；現在的權貴社會，跟我們平民百姓又有多少接觸？有人攀上了，就成為人生暴發戶，只管橫行霸道，其實只是五六袋弟子，卻自以為幫主。有人戲稱「校本條例」為「校長條例」，權力集於一身，卻沒盡應盡的責任。還記得小學的公民教育課嗎？權力和責任是同一課來的。這又回到了老問題，校長回讀這些課本，又有沒有感到汗顏？

風陵夜話

耶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草頭

上海本幫菜裏有道名菜「草頭圈子」，草頭是春節應季綠色菜，圈子其實就是豬大腸，這一素一葷搭配成本幫菜裏美味。圈子大江南北都有，但草頭卻是江南人的傳統野菜。

草頭又稱金花菜，原名南苜蓿，陶宏景《名醫別錄》有記載是豆科植物，又名三葉菜、苜蓿，原本是馬吃的，據說張騫出使西域時從大宛帶回中原，現在主要生長在長江中下游，上了蘇滬一帶的餐桌。草頭一般是八月到次年三月野生，到了餐飲蓬勃發展的今天，就成四季栽培的食材了。但在北京的餐廳，很難找到草頭做的菜。衡量這家菜館是否是正宗本幫菜，可以問有無草頭即可。除了草頭圈子，還有酒香草頭，就是用黃酒佐料清炒草頭，本幫菜裏還有生煸草頭。

最近，我回南京，就在一家農家菜館點到清炒草頭，姐姐說南通老家傳統鹹菜醃黃花就取自這草頭的鮮葉，沒想到從小吃的黃花菜就是草頭。第二天，我到蘇州，在一家菜館點草頭，服務員竟然不知道這道菜，說我們只有清炒馬蘭頭。我們一吃馬蘭頭，

確實與草頭相去甚遠。後來聽蘇州的朋友介紹，蘇州人直呼這道菜為金花菜，你說清炒金花菜，沒準餐廳服務員就知道。但蘇州餐館很少將草頭做熱菜，蘇州人還是將其醃製鹹菜。蘇州與上海距離不遠，但對一道野菜的稱謂與使用，卻迥然不同，可見地方民俗文化的根深。

草頭有一定的藥用價值，利大小腸，安中和胃，舒筋活絡。其實，它本職是江南農田裏的綠肥，是江南四大綠肥之首，深秋播種、早春猛漲。草頭，就是人們把頂端又壯又嫩的草心割了炒菜吃，草頭的說法便由此而來。金花菜是其學名，顧名思義，其成熟時是開着黃色小花，待花開了，草頭這道菜就從餐桌上消失了，它被農民翻進泥土，起到肥田的作用。這野草的一生，都在向世俗奉獻出價值。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藝術的魅力

網絡娛樂、社交媒體唱主角的年代，還有人欣賞美術、音樂、文學等「傳統」藝術嗎？《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至今已發表了二十本著作的作家 Francine Prose 對藝術的前景表示樂觀。她最新出版的文集《讀什麼？為何讀？》（What to Read and Why）不但推薦了古往今來的出色文學作品，從奧斯汀、狄更斯、卡夫卡、加繆等經典作家一直講到近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作家門羅，而且闡述了她對文學、藝術特質的獨特領悟。

在她眼中，藝術能做到以下幾點：展示美、讓人震驚、幫我們理解人性、令人感動、促人自省、讓我們穿越時空、保護我們、提供愉悅。這幾條似乎都沒有爭議，但細讀作者的闡釋，又覺得其中別有玄機。比如，關於藝術帶來美感，她承認美不美是「情人眼裏出西施」，無從定義。美感總是出自「主觀臆斷」，因人而異，而且美的標準也隨着時代、文化的變遷不斷變化。她只能說：「站在美的面前你就知道什麼是美了」。所以，儘管她為山頂洞人的岩壁畫發出「藝術真有保護人類魔力」的讚嘆，依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作者寫這篇文章也許暴露了她急於為藝術辯護的焦慮。有人問她：藝術能讓人變好、變聰明嗎？她坦言，欣賞藝術的不一定是好人，據說希特勒就愛好藝術。欣賞藝術也許能增廣見識，但也不見得能讓人變聰明。藝術本就「無用」，而且無法用客觀標準來衡量，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其實，藝術重在體驗。藝術作品最大的魅力大概就在於能幫我們擺脫時空限制，經歷他人的生活，重溫自己的舊夢。人生因此不再孤獨，歲月也就沒有虛度。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銅錯銀的古犧尊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附圖是漢代精製的銅錯銀犧尊，江蘇連水出土，現存博物館，十分珍稀；距今約二千三百多年的工藝技術、造型和紋飾這樣出色，好比雕塑藝術品，著實使人讚賞。

西周中期、春秋戰國和漢代的青銅犧尊皆甚獨特精美。犧尊，狹義的為牛形。古代宗廟祭祀，要用純色的牛或其他牲畜。犧尊（也作「樽」），就是作犧牛形的盛酒祭器，也有於尊腹刻畫牛形者。像《詩經·魯頌》所言：「白牡駢剛，犧尊將將。」另有一說，謂「犧」，即紋飾的意思，又讀為「莎」；犧尊，可以理解為有紋飾的尊。例如一九五

六年河南三門峽出土的雲紋犧尊，狀若小牛，為春秋早期器；其造型恬靜優閒，通體紋飾，雲紋多變，包括卷曲、斜角雲紋等，如滿身錦繡，予人華美之感。更早出土的，是山西渾源發現的浮彫紋犧尊，為戰國早期器。其造型特別，牛鼻穿環，牛背開三大口，牛角下彎卷；紋飾就非常豐富，牛面、牛額有浮彫狀糾結的龍蛇和饕餮紋，牛頸周圍刻很多浮彫小獸，多姿多形。古代犧尊，著實十分注重紋飾。

附圖漢代青銅犧尊，紋飾乃



錯銀，更複雜和製作難度更高。「銅錯銀」是金屬細工，技法與工序必定要一絲不苟，每一步驟不能出錯，除了求精確和細緻外，還須經驗、時間與能耐。有時一件錯銀的青銅器，可能花一年半載才完成。錯，古通「厝」，即磨石。《說文》指「《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厝。」《詩·小雅·鶴鳴》作「錯」。「銅錯銀」主要製法，與「錯金」及「錯金銀」大同小異。首先，鑄造作範時，先把紋飾預刻凹槽，以便器鑄成後在凹槽內嵌銀絲或銀片。鑄成後，在器表描繪精細的紋飾，再加工鑿擊，刻出淺槽，底闊面窄，要有麻面，才能牢固地鑲嵌細如毫髮的銀絲，同時要用火適當加溫，把銀絲嵌作點線，然後捶打，使之嵌入淺槽。最後用磨石磨錯平滑，直至「嚴絲合縫」；再用礮木磨灰，加清水打磨始成。

風波裏的《紐約書評》

美國的文化刊物等級分明，比如，《紐約時報書評》主要針對喜愛文化的普通讀者，《紐約客》是給時髦文人看的，《紐約書評》專門供高級知識分子。《紐約書評》的作者陣容則一直延續了創刊號的豪華勢頭，索爾·貝婁、喬姆斯基、納博科夫、奈保爾等等這些當代文壇、學術界的巨擘都被納入了它的麾下。這本雜誌始終強調學術性、思想性，也是少數堅持刊登長書評的刊物，通常一篇書評平均在五千字左右。然而，這並不妨礙它成為半個世紀以來英語世界知識分子中最頂端的刊物之一，難怪英國《衛報》評價它是「毫不遮掩的精英主義」。

的確，當年的紐約印刷工人罷工，但從根本而言，這本期刊是帶着使命面世的：提升美國書評和文學評論的標準。希爾弗斯在《紐約書評》開辦前，擔任《哈珀雜誌》編輯時，已不滿當時美國沒有高質量的書評刊物。他在一九五九年專門策劃了一期「美國寫作」專題，其中刊登了伊麗莎白·哈德威克的文章《書評的衰落》，文中提到：「那種平淡的褒獎、朦朧的異議，極簡

的文風和那樣無足輕重的小塊文章，絲毫不見投入、熱情、性格和癖好——說到底，還缺一種文學之意味——讓《紐約書評》成了一個沒有格局的文學刊物。」「大都會的重要出版物——不尋常的、高難度的、長篇大論的、決不妥協的，尤其是生動活潑的——應預期可以找到它的讀者。」或許連哈德威克本人都沒想到，她這篇火力全開的「檄文」四年之後成了《紐約書評》的創刊「宣言」。而正好

不消費只投資，其結果就成了消費「投資」。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四、五見報

，希爾弗斯和芭芭拉，前者以嚴肅莊重聞名，後者以輕鬆活潑出名。兩人除了有共同的志趣外，還有堅韌的耐力和一絲不苟的態度，對每篇文章精雕細琢，有時親自幫作者修改，有時建議作者修改，無論哪種，最終都大大提高文章質量。體貼周到的芭芭拉有時還會給作者寄紅酒，甚至借錢給對方。當然，作者收到最多的，還是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的校稿。（中）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



人來人往

近日收到幾位朋友去世的消息，心情有些沉鬱。雖知這世界人來人往，就如日出日落般正常不過。但內心還是有些唏噓，會不由自主想起他們的音容笑貌，或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有了微信，哪怕是過去相交甚淺的人，相關消息也傳得很快。他們的離去也會引起聯想。

有位不同系的校友，只說過幾句話，她說話時的落落大方、開朗熱情成了我內心一個青春符號。不同場合見過她同系一名男生，是個英俊少年，內心竟會想：這倆是一對璧人。這想法從未向人提及。多年後聽到，他們後來果然就是一對兒！

內心詫異，自己竟能知未來！

這女生最近走了，上面的細節便成了一

種獨屬自己的憶念。大學同班的男生來香港時請過一飯。後來我上北京，他就數次要謝禮，可見為人實在。去年五月校慶見面，他直言告知得了肺癌，但那神情就如請我吃飯般輕鬆。以後仍常在微信裏談天說地，卻有一天忽然沉默了，我想或許是時日到了。不久果然收到了他女兒的報喪。

他會不時和我私聊，我卻因忙時時急慢未回，想起便有些悔意。

還有一位親人也走了。他得了帕金森症數年。早年下海做生意，失敗後獨自躲在偏僻之地，在一戶好心人家裏苦度餘生。我也有朋友得此症，但因治理得當，心態健康，成功控制了顫抖。在微信上她向我展示她的雙手，和常人一般，發來的照片也照得精美

。但我那位親人對命運不公一直耿耿於懷，餘下的日子便是一心求死。這令他的治療不正常，一抖便如一片簇簇的葉子。

山長水遠地去看過他，按他的心意把他從醫院ICU接回家，陪了他兩天，說了該說的話，向他深深鞠一躬回香港了。一星期後接到了他的死訊。我反而平靜，對他離去的惋惜哀痛，早已消化在守候他的那兩天裏。

每遇到親朋離去，我便告訴自己，這世界就如一個舞台，人人都會上台，也都會下台。這麼一想，人便釋然。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打老兒丸

閒時的日子無非就是喝喝小茶，聊聊天，吃個圓桌，嘮嘮嗑。這不，愛熱鬧的王姐又在群裏吆喝着聚會。她是我們的中場發動機，一聲令下十餘人就湊成了一大桌。環湖路、太湖邊、夕陽下，美食嘗，老友聚，美哉哉。

話題從點餐引開。重口味的張工欲點毛血旺，說近期吃的有點清淡，養生的王姐阻止。告誡吃的太過麻辣會引發痔瘡、便秘等，而且麻辣食物對腸胃不好。還是外企任要職的林老師點的時令脆蟹鮮，得到滿堂喝彩，令袁兄吟詩「夜打春雷第一聲，滿山新筍玉棗棧」。

今天這一桌最年輕的也年過四十了，大家彼此打起稱老伙計，還說現在是見一面少一面，這話一來，倒憑添幾分傷感。

林老師感嘆：「當今職場壓力大，年輕人都有過勞死，就別說我們了。惜緣，有時間就得常聚。」

王姐立馬跟上：「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養生。這大事就交給你了。」她指了指我。

我哈哈大笑：「我就一等着拿退休金的懶散之人，這重任怎麼就交給我了。」

大家紛紛唏噓，齊呼：「榮教授，你要有責任感，使命感。」

得了，這一喊榮教授我就知道又逃不了講故事的命。

我慢條斯理地說：「衰老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我們能做的就是如何讓老來得慢些。傳說古代有一漂亮女子在街上追打一老頭兒，眾人看不過就責問這女子為何不孝。女子說：他是我兒子，因為不肯服我給他的藥才

打他。原來這「年輕」女子，實際已百餘歲。因長年服用家傳秘方配製而成的一種藥丸，所以容顏不老。路人驚訝萬分，紛紛請求賜藥，女子毫不吝嗇，將家傳秘方告知眾人。這藥丸就是現在俗稱的「打老兒丸」。

聽後，皆對此藥產生興趣，要求我治丸。

我打趣說：「容我哪天去大山深處潛心煉丹，歸來時定讓大家都返老還童。但藥終是藥，不能常服。平和的好心態，養成好的生活作息才是養生之根本。」

醫趣錄

榮汝成

dr_rongrucheng@163.com

逢周五、六見報

